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宝丰县石桥镇东大庄村村民在割麦子。王双正 摄



△2010年6月1日，大型收割机在叶县任店镇田间收割小麦。李志勇 摄

## 六十年再造山河 一甲子深耕沃土

在平顶山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宝级文物——鹤鱼石斧缸。鹰城先民用鹤鸟、游鱼、石斧，穿越历史的喧嚣，形象再现了农耕时代物产丰饶、林茂鱼肥的生动场景。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伴随着平顶山矿区的开发建设，大地母亲再次用那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大军。

建市伊始，我市农业的主旋律是“以粮为纲”。种粮先引水，引水需修渠。刚刚给矿山新城奠定基础的建设者们征尘未洗，便又与众多干部群众一道投身于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之中。他们截激流、筑高坝、开沟渠、架渡槽，终于让沙河、澧河、汝河的清流进入群山深处、来到田间地头，白龟山水库、昭平台水库、石漫滩水库等如散落玉盘的珍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旱坡薄地变成水浇良田，河滩故地年年稻米飘香，灌阳古镇化身平湖渔场，大地用丰厚的物产回报辛勤劳作的鹰城百姓。

改革的春风拂过鹰城大地，希望的田野孕育着新的希望：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如划破夜空的星火，飞进寻常百姓家。不知不觉间，镰刀犁铧、耩耙木铧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日光温室、植保无人机等新设备、新机械。放眼鹰城大地，山儿西烟闻名世界，良种红牛誉满中原，有机蔬果畅销神州，鹰城韭菜蜚声国际，冷鲜猪肉进军上海，生态原粮海内飘香。

时代在变化，追求不停歇。如今，我市正在加紧建设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向着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迈进。（本报记者 王尧）



△上世纪六十年代，市郊闹店公社活神庙大队青年在玉米试验田查看玉米长势。姚剑宝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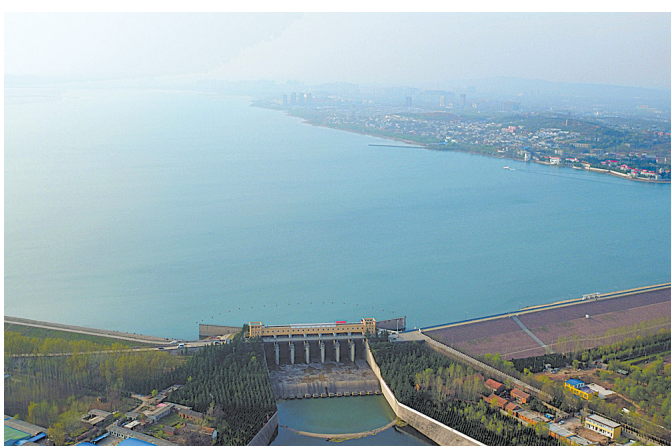
△1958年12月5日，白龟山水库一期工程动工，市民纷纷参与建设。姚剑宝 提供



△上世纪六十年代，市郊闹店公社技术员、省农业劳模付四在讲解烟叶培植法。姚剑宝 提供



△2009年12月1日，商户闫俊岭将收购的玉米装到货车上。李志勇 摄



△2017年4月2日，白龟山水库。李志勇 摄



△2008年8月17日，郟县冢头镇王寨村烟农感谢提供供电配套服务的供电职工。李志勇 摄

## 庆祝建市60周年·见证

### “我们挖出平顶山矿区的首车原煤”

□讲述：李广瑞 □整理：本报记者 高轶鹏



李广瑞 高轶鹏 摄

1957年，21岁的李广瑞从当时的焦作煤校（今河南理工大学）毕业，来到正在建设中的诸葛庙矿（今平煤神马二矿）成为一名煤矿工人。直到1991年退休。5月8日，在谈及当初那段激情岁月，今年81岁的李广瑞很自豪：“我们挖出了平顶山矿区的首车原煤。”

老人回忆道，作为我市第一代矿工，他们那代人用锄镐、铁锨、扁担、箩筐和背篓开创了这块土地上的采煤史。

1957年8月，李广瑞和40多名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来到平顶山。

那时候，在平顶山脚下，矿区开发建设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作为矿区建设的自用煤矿井，平顶山第一对矿井诸葛庙矿最早动工兴建。

诸葛庙矿是在一片乱石滩上建设起来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地。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光岭秃山头，兔狼满地游。走路不小心，总会摔跟头。轻是会跌伤，重会把命丧。”虽然住的地方还是席棚子，不过还好好的是，矿上已经建起了简陋的澡堂、食堂。当时整个矿上也就100多人，没有办公楼，大家都挤在主井西边的石头平房里办公。

就是在这样极其自然环境和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大家克服运输工具少、电力不足、起重设备短缺等困难，人拉肩扛将许多大型设备和生产物资运送到工地，并筒掘进用手凿眼，辘轳提升，牛皮包吊筒提水。

经过短暂的业务及井下安全培训后，1957年9月，李广瑞和他的同学们开始进入井下采面试采。当时的煤矿采用的是地道式开采，坑木简单支护，开个口子采取自然通风，井下的空气流通不畅，瓦斯经常超限。

当时井下没有电源，矿工也没有矿灯，全靠土制电瓶装上手电筒灯泡照明，60多米装一个，只有微弱的光。唯一的采煤工具就是镐，煤层矮的地方要跪着挖，甚至是躺着挖。挖出来的煤全靠矿工用扁担和箩筐挑出井来。

当时工人工作的危险性大，劳动强度也很高，上一个班不知要吃多少煤灰，流多少汗。

采煤的工序是打眼、装药、放炮，工效十分低下，但为了能够采出更多的煤，大家有时几天几夜都不出井。

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没有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人打退堂鼓。“工人手抡大锤打眼，手上磨得全是血泡，还经常泡在三四十厘米深的水里打眼、扒渣。”“那段时间也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到晚干活，睡觉都穿着工作服。倒下班就睡，睡醒了就往井下跑。”

1957年10月1日，设计年生产能力21万吨的诸葛庙煤矿正式建成投产，在第八个国庆节到来前，向祖国献出了一份来自平顶山的“厚礼”——第一车原煤。

竣工投产那天，井下职工铆足了劲儿要多出煤，许多工人到了下班点都不想升井。井上没有举办庆祝活动，大家按部就班地坚守在各自岗位上。

那天有件事情给李广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大家干劲很足，当天出煤量太大，所以用电负荷大，烧断了保险丝，运煤车出了故障。地面工厂的十几个工人有的肩顶手推，有的用撬杠使劲撬，硬是把火车推到煤楼出煤口，顺利将煤放出。

据《二矿大事记》记载：诸葛庙矿的竣工投产，结束了我国自行设计、建设大型煤炭基地的历史。1957年，诸葛庙矿职工为1149人，原煤生产3.9万吨，全年实现安全生产。

### 艰苦的环境难阻工作的激情

□讲述：王明礼 □整理：本报记者 邱爽



王明礼 邱爽 摄

钱管账，当时行里只有3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两名业务员。1955年，王明礼随产去人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平顶山人行西高皇分理处当主任。“当时平顶山的建设才刚起步，全平顶山只有一个人行的分理处，加上我只有8个人，租了两间平房办公。”随着采煤发展，人口增多，分理处存储额也逐渐增加。

王明礼说，1957年建市后，人行又成立西市场办事处，办公人员增加到13人。租房已不能满足办公需要，申请获批后，单位盖了4间草房当办公室。当时的人行既是央行也是商业银行，为支持平顶山的经济建设，也开始了存贷款业务。因为当时没有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所以银行的贷款主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针对国营的百货公司和土产公司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进行贷款。企业如果需要贷款，就要向政府申请贷款指标，银行不负责对商业审查，企业经营情况、还贷能力都由政府来审核。

银行没有什么办公器具，计算都只能靠算盘。算盘计算容易有误差，因此工作量很大，每一笔账都需要多人复核，大家没有周末，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办公环境很艰苦，上厕所要到很远的庄稼地里；冬天烧煤炉取暖，常常是一忙起来连炉火熄灭了也不知道，所以大家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夏天为了防止汗水打湿账簿，大家都

已带毛巾垫在胳膊下面。后来，屋子里安上了一台吊扇，对大家来说成了最幸福的事儿。可是，电扇档位调得高了又怕把单据吹跑，于是每个人都用竹子绑成透气的垫子坐在上面，很多工作人员坐出了疮，流血了用棉布垫着，接着办公。

后来因工作需要，王明礼从西高皇搬到了诸葛庙。没有住的地方，他就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和老人妻子孩子六口人挤在一间屋里，吃水要到很远的村子去挑。一到下雨天屋子还会漏雨。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每天的存款也不可能送到总行，因此就腾出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当金库。王明礼的妻子李俊华笑着说，说是金库，其实就是两个木头大柜子装着钱。

平顶山的风大，“一年两场风，一场刮半年”。有一次，王明礼说从外面开会回来发现办公室的房顶被风吹飞了，大家只能停下手里的活儿，去抢修屋顶。

1964年，平顶山农业银行成立，王明礼任会计副科长。此后，他又被调到市政工务处、市水泥厂、选煤设计院、市经委（今市发改委）等单位工作，直到1995年离休。

回首过往，王明礼说：“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工作岗位和岗位，不论组织上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岗位，不管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的，我都尽全力做好，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组织。”